

金瓶梅 词话

张中行 著



名壇之話

张中行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黑)新登字第1号

封面题签:萧 劳

责任编辑:孙秉德

封面设计:徐中益

负 喧 三 话

Fuxuan Sanhua

张中行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

《生活月刊》激光照排输出中心制版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 11.625·插页 2

字数:272 000

1994年6月第1版 1995年7月第2次印刷

印数 6 001--26 000

ISBN 7-207-02893-8/I·460 定价:10.50 元

序

谷 林

今年二月间，赵丽雅女士来信云：前不久张中行先生打电话来，说正在作《负暄三话》，已完成泰半，拟完稿后，请你为之作序，“却不知尊意如何？”——来一句确是来信原话，此处照抄，毫厘无损，敬加引号，以奉扬当时商略所说、未能有定的仁德高风。

我接读来信，如闻震雷，“鸟雀还有佛性也无？”赶忙复信说：此事万万使不得。孰意赵公再次来信，口吻顿异，说：作序的事，却不容“抗命”，如此，你就将“得罪”两个人，岂不是太不值得！我越俎代庖，已先代你一口答允下来，今先为此向你道三声“死罪”，然后，再次代负翁为请。——信上所加引号，竟达三处之多，足证事态严重，已经不由分说了。

而且，这里安了个蛇果：值得不值得？十几年来，曾时不时向《读书》投寄一些短章小篇，古人谓之稻粱谋，丽雅遂成了我的衣食主，这犹在其次；还由于我腿懒口钝，不好诣人，而面壁坐关，复苦岑寂，丽雅乃时一过存，恰所谓“似逃空谷听人声”，喜乐可知，断不能置此汨汨，绝而不流。至于中行先生，遵圣人“友直友谅友多闻”之教，正是仰弥高，钻弥坚，追从私淑的卓尔师长，有所命，谊不可违。但如果太不自量，只问值不值，未免近乎市道，序言大难，深虞绝膜。

于是再辞，再劝，至于三，至于四。适丽雅迭有远行，此事也就按下。

驹光如驶，忽焉遂秋。却说这一天丽雅光顾小斋，只见她从提包中取出一个大档案袋来，面上赫然“三话”二字。有分晓！明明是打鸭子上架，无可奈何了。期汗漫于九垓之外，只得勉强来谄些不切题目的闲话。

话，还得从一九八七年说起。那时，我七十欠二，尚在上值，家有贤妻，下班不必急煎煎往回赶，七天里可以有六天往书店转一圈，看看新书。这样，就买到了《负暄琐话》。记不清是带书到办公室让人见到了，还是有所扇拂遂令闻者动心，总之，几天之内曾三次再买此书，先一次三册，后两次各一册，总起来说，先后买过六册。同人分到，咸为欢然。这是含英咀华，不免引发“与朋友共”的心思，往事重提，并非向中行先生讨赏。接着便写了一则《而未尝往也》的读后感，在《读书》刊出。不料竟承中行先生从而赐信，信中有“盖恐可与之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也”那样的话。这使我惭愧，却又“青云动高兴，幽事亦可悦”，来信的温谕使我与我所喜爱的书的作者，靠近了一步。

我喜欢这本书，因为它“达于情性之理，通于物类之变”，以简练的笔墨，造独有的意境，多用短句，读来如诵入声韵的歌诗，有一种陡峭峻拔之感。词旨晓畅，而意绪回环，极耐咀嚼。直至于《诗词读写丛话》的附编《说梦草》中见到《负暄琐话完稿有感》一诗，方自叹浅尝，辜负雅人深致焉。诗云：“姑妄言之姑听之，夕阳篱下语如丝。阿谁会得西来意，烛冷香消掩泪时。”

如今是“三话”了，仍是哲理诗情，水乳交融，只看篇目如《剥啄声》，章节小标题如《吾谁与归》，便令人低回不置。夫子之道，一以贯之，推原“姑妄言之”的用心，真不谗能会得几许也。我知先生甚浅，厚蒙错爱，而未尝扞衣趋隅，术业无似，不足以

发此书深微，惟有敬祝先生著述生涯，百年长寿，他日赓读《四话》以往，冀稍有进于此曰耳。

一九九三年十月廿五日



作者小传

张中行，上学时期名璜，后以字罕用，改今名。1909年生于河北省香河县一农家。1936年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毕业。曾教中学、大学，任编辑。学业方面兴趣广泛，博览，古今中外，人推为杂家，较专者为语文、中国古典、人生哲学。勤于写作。自云亦忠于写作，不宜写者不写，写则必以真面目对人。著述早期偏于语文方面，出版者有《文言文选读》《文言津逮》《文言和白话》《作文杂谈》等；其后出版者有《佛教与中国文学》《禅外说禅》《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诗词读写丛话》《顺生论》等。将刊印者有《谈文论语集》《说梦楼谈屑》《流年碎影》等。现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特约编审。

内 容 介 绍

作者取晒太阳时候谈闲话之义，于八十年代前期著文，写三十年代前期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旧人旧事，得章太炎、黄晦闻等六十余篇，集为《负暄琐话》，于1986年出版。用意是记可传之人、可感之事和可念之情，作者说“是当作诗和史写的”，因而笔下总是轻松中含有严肃，幽默中含有泪水。出版以后，国内外报刊发表多篇评论文章，认为作者有卓识和深情，以冲淡自然之笔写今世之《世说新语》。1988年秋日起，作者又写此类文，以人、地、事、意为次，得辜鸿铭、张庆桐等五十余篇，集为《负暄续话》，于1990年出版。出版以后，仍有不少读者视为爱读之书。其后，作者仍写此类文，积稿渐多，集为此《负暄三话》。内容及格调与琐话、续话相类，凡喜读前二书者亦应一读。

目 录

序	谷 林(1)
一 启功	(1)
二 季羨林	(13)
三 老温德	(19)
四 钟叔河	(24)
五 张守义	(29)
六 韩文佑	(35)
七 曹家琪	(43)
八 刘慎之	(49)
九 凌霜红	(55)
一〇 马珏	(60)
一一 孙毓敏	(63)
一二 凌大嫂	(67)
一三 赵丽雅	(71)
一四 丁建华	(79)
一五 故园人影	(83)
一六 先后两闺秀	(89)
一七 姑苏半月	(93)
一八 梦魂长在断桥西	(100)

一九	津沽旧事	(102)
二〇	历下谭林	(108)
二一	报国寺	(113)
二二	阅微草堂	(119)
二三	一溜河沿	(123)
二四	乡关半日	(128)
二五	书	(131)
二六	酒	(140)
二七	信	(149)
二八	日记	(154)
二九	代步	(159)
三〇	左撇子	(165)
三一	学书不成	(170)
三二	闺秀小楷	(175)
三三	集句书联	(178)
三四	歙砚与闲情	(182)
三五	一方闲章的联想	(186)
三六	戏缘鳞爪	(191)
三七	贫贱行乐	(198)
三八	敝帚自珍	(201)
三九	关于识荆	(206)
四〇	也说一件小事	(209)
四一	欲赠书不得	(212)
四二	案头清供	(215)
四三	郇厨妙手	(218)
四四	狐死首丘	(222)
四五	吃家乡饭	(225)

四六	吃瓜	(230)
四七	哑麦榆钱	(234)
四八	螳螂	(237)
四九	赋得读书人	(242)
五〇	关于反观乎己	(246)
五一	自省	(250)
五二	刚直与明哲	(253)
五三	自欺而不欺人	(256)
五四	临渊而不羡鱼	(260)
五五	长物与戒之在得	(265)
五六	幻境和实境	(271)
五七	神游一例	(274)
五八	错错错	(277)
五九	失落	(280)
六〇	常人哲语	(284)
六一	旷达	(287)
六二	生的小反抗	(293)
六三	剥啄声	(302)
六四	晨光	(305)
六五	才女·小说·实境	(308)
六六	寿则多辱	(314)
六七	归	(319)
六八	桑榆自语	(326)
跋语		(358)

启 功

日前由李慧陪伴，登浮光掠影楼，进谒启功先生，要他的手写影印尚未印成的《启功絮语》复印本。何以如此急急？是因为近一两年，我旧习不改，仍写些事过或事微而未能忘情的，积稿渐多，想走熟路，集为《负暄三话》。前两本的编排旧例，都是反三才之道，人为先；人不只一位，也要排个次序，我未能免势利眼之俗，也为了广告效应，列队，排头，要是个大块头的。于是第一本拉来章太炎，第二本拉来辜鸿铭，说来也巧，不只都有大名，而且为人都有些怪，或说不同于常的特点。现在该第三本了，既然同样收健在的，那就得来全不费工夫，最好是启功先生，因为他也是既有大名，又有不同于常的特点。且说有如扛物，大块头的必多费力，我畏难，从设想凑这本再而三的书之日起，就决定最后写这篇标题为《启功》的。现在，看看草目，六十余名都已排列整齐，只欠排头未到，畏，也只好壮壮胆，拿笔。拿笔之前，听说继《启功韵语》之后，又将有“絮语”问世，夫絮，细碎而剪不断、理还乱之谓也，姑且承认启功先生谦称自己的韵语为打油，推想这絮语的油必是纯芝麻，出于我们家乡的古法小磨的，所以我必须先鼻嗅口尝，然后着笔。以上这些意思，也当面上报启功先生。他客气几句，我听而不闻，于是就拿到《启功絮

语》的复印本。回来看了，自然又会得到几次人生难得的开口笑。其时正临近癸酉年中秋，我忙里偷闲，往家乡望了“月是故乡明”之月，吃了尚未新潮的月饼，由絮语引发的欢笑渐淡，难得再拖，只好动真格的，拿笔。

拖，至少一部分是来于畏，畏什么？正如我多次面对启功先生时所说：“您这块大石头太重，我苦于扛不动。”重，化概括为具体，是：所能，恕我连述说也要请庄子来帮忙，是“两涘渚崖之间，不辩牛马”；为人，是“东面而视，不见水端”。——既已向古人求援，干脆再抄一处，包括所能和为人，是《后汉书·黄宪传》所说：“汪汪若千顷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浊，不可量也。”说到澄之不清，淆之不浊，想大动干戈之前，先来个由芥子见须弥的小注。比如你闯入他的小乘道场（曾住西直门内小乘巷），恭而敬之地同他谈论，或向他请教，诗文之事，他会一扯就扯到“我腿何如驴腿”，此即所谓澄之不清。又比如七十年代早期，他的尊夫人章佳氏往生净土，于是一如浮世所常见，无事生事，有事就更多好事者，手持红丝，心怀胜造七级浮屠之热诚，入门三言两语，就抽出红丝往脚脖子上系，他却一贯缩腿敬谢，好事者遗憾，甚且不解，而去，可是喜欢道听途说的人不就此罢休，于是喜结良缘的善意谣传还是不脛而走，对此，他有绝招，是我所亲见，撤去双人床，换为单人床，于今几十年，不变，此即所谓淆之不浊。总之，这之后就只得来个杂以慨叹的总评：不可量也。

可是好事者走了，还有多事者，会反唇相讥：“你不是也量过吗？那就不是不可量了。”我想，这是指我写过这样几篇文章：《论书绝句》管窥，《启功韵语》读后，《说八股》补微，两序的因缘，书人书事。也许还有别的，一时想不起来，也就不去查了。现在是要声辩，虽然所写不只一篇，对于启功先生的所能和为人，还

无碍于我的评论，“不可量也”。理由不只一项。其一，我的所谈都是皮毛，自然不能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其二，有所见，或更进一步，有所评，都是瞎子摸象之类，对的可能性并不大。其三，限于所能中的见于书本的（如文物鉴定就不，或说难于，见于书本），如主要讲鉴古的《启功丛稿》，我就不敢碰，因为过于专，过于精，我是除赞叹以外，不能置一辞。其四，关于为人，我见到面团团兼嘻笑，听到“我腿何如驴腿”，所有这些，是整体的千百分之一呢，还是连之一也不是呢，是直到现在我说不清楚。说不清，还敢写，亦有说乎？曰有，是依据事理，了解自己尚且不易，况他人乎？可是自司马子长以下，还是有不少人，或自发，或领史馆之俸，为许多人，包括列女和僧道，写传记。太史公写项羽，写张良，没见过，专就这一点说，我写启功先生就有了优越性，是不只见过，而且来往四十年有余。就说只是皮毛吧，想来皮是真皮，毛也不假，写出来，给想看名人的人看看，也不无意义吧？所以还是放开笔，任其所之，写。

由有辫子可揪的地方写起，那是著作，白纸黑字，市上可见，一点不含糊。只能计立或卧于我的书架子上的，有以下这些（以出版时间先后为序）：

- | | |
|----------|------------------|
| 诗文声律论稿 | 1977年中华书局 |
| 古代字体论稿 | 1979年文物出版社 |
| 启功丛稿 | 1981年中华书局 |
| 启功书法作品选 | 1985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 启功书法选 | 1986年人民美术出版社 |
| 书法概论（主编） | 1986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 启功韵语 | 1989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 论书绝句 | 1990年三联书店 |
| 汉语现象论丛 | 1991年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 |

公司

说八股

1992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启功书画留影册

1992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启功论书札记

1992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启功絮语

即将出版

一大串都是书“名”，夫名者，实之宾也，而想到实，那就“荡荡乎民无能名焉”。不敢翻检看，只说还有的一点点印象。《启功丛稿》里有一篇《董其昌书画代笔人考》，长万言以上，发旧隐如数家珍，不知别人怎么样，我看了，不是想进一步研究，以求略知古书画的门径，而是不想再沾边，因为太深，太难，只能安于不知为不知。这样说，我是被他的学识吓倒了。学识来于头脑。来于手的就更厉害，书，一笔一画，画，一枝一叶，与今人比，不便说，无妨与古人比，至少我觉得，说书超过成铁翁刘的翁，画超过扬州八怪的有些怪（尤其山水），总不为过。以上这些只是有辩子可揪的。还有无小辩也就难于揪住的，只说两项。一项是，据我所知，他肚子里还有大批存货，因为受“能者多劳”之累，即使想掏也掏不出来。证据多得很，只举一种，是一次闲谈，不知怎么扯到《兰亭序》帖，他说：“问题很复杂，至少要二十万字以上才能说明白。”他忙，常常被逼得东躲西藏，也就只好不写。另一项是书画佳作，多到数不清，都“散而之四方”，也就实有而若无。只就我个人说，生性懒散，又不过于爱管闲事，可是数十年来，揩他手之油，大至牌匾，小至书签，中间有画卷、条幅、对联、题跋，等等，少数为自己，多数为亲友，总在百件以上吧，他“四海之内皆兄弟”，所作数量之大，就虽可想而实难知了。上面说肚子里的存货，用“大批”形容，其实还应该加上“多种”，比如直到不久前看了他的《说八股》，才知道他还作过八股文，会作八股文。他生于1912年壬子，其时已是变帝制为共和，就说是姓

爱新觉罗吧，也太希奇了。

如果有什么光的探测器，对准他的肚皮（从旧而俗之习，不说心，更不说大脑），卡察一响，我想一定会有许多新发现。暂时还未照，也就只好等照见后再说。这里只说一些已经能够看到的。其中一种是一般人不很清楚甚至并未注意的，是书画等的鉴定。这方面，成为名家，也许比善书善画更难，至少是同样不容易，因为不只要有会，见得多，还要有能深入分辨的慧心和慧眼。启功先生得天独厚，外有机会，公藏私藏，几乎所有名迹他都见过，又内有慧心慧眼，还要加上他能书能画，深知其中甘苦，所以成为这方面的有数的一流专家。他忙，也因为这方面的多能，比如前些年，由上方布置，他同另两三位专家，周游一国，看各大博物馆的收藏，看后要点头或摇头，回来，我庆幸他大饱眼福，他说也相当累。私就更多，他走出浮光掠影楼，常有人拿出一件甚且抱出一捆，请他看，不下楼，也会有不少人叩门而入，也是一件或几件，请他看，希望看到他点头。有的还希望他在上面写几句，以期变略有姿色为容华绝代。他宽厚，总会写几句。但有分寸：精品，他掏心窝子说；常品，说两句不疼不痒的；赝品，敬书“启功拜观”云云，盖曾拜曾观，并非假话也。说到这里，我应该感谢他对我的网开一面，因为，比如请他看尚未买的文征明书《长恨歌》册，已买（知未必真，因价特廉而收）的视枝山临《景龙观钟铭》卷，他都未说“拜观”，而说“假的”。到此，想说两句似题外而非题外的话，像这样的《广陵散》，不想法使之下传，而这现代化的嵇叔夜今天东家去开会，明天西家去剪彩，以凑电视之热闹，总是太失策了吧？

说过一般人未注意的，要接着说一般人（包括不少海外的）都注意的，书法。这里要插说一项一般人也不很清楚的，是启功先生的浮世之名，本来是画家，近些年为能者多劳的形势所迫，画

过于费时间，书可以急就章，才多书少画（或说几乎不画），在人的印象中就成为单纯的书法家，并上升为书法家协会主席。众志成城，又因为他本人执笔，多谈书而少谈画，吾从众，也就撇开画而专谈书法。可是这就碰到大难题，而且不只一个。只说两个。其一，出于他笔下的字，大到榜书，小到蝇头小楷，又无论是行还是草，都好，或说美，可是如果有人有追求所以然之癖，问怎么个好法，为什么这种形态就好，我说句狂妄的话，恐怕连启功先生自己也答不上来。我想，这就有如看意中的佳人，因觉得美而动情，心理活动实有，却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勉强言，如我有时说的，“看这‘有’字，简直就是《圣教序》”，“外圆润流利而内钢筋铁骨，是书法造诣的最上乘”，都是说了等于不说。总之，无能为力，也就只好改说第二个难，不离文字的。这是指他的论书著作，主要是《论书绝句》和《论书札记》。有书问世，白纸黑字，如绝句，且有自注，何以还说难？是因为书道，上面说过的，微妙之处，可意会不可言传，启功先生老婆心切，欲以言传，也无法避精避深，于是读者，以我为例，看，字都认识，至于其中奥义，就有如参“狗子还有佛性也无”的“无”，蒲团坐碎，离悟还是十万八千里。单说《论书绝句》，一百首，由西京的石刻木简说到自己的学书经历，如生物之浑然一体，牵一发必动全身，没有寝馈于书苑若干年的苦功，想得个总体的了解，也太难了。只好躲开这整体，由《论书札记》里抄两则看看。

行书宜当楷书写，其位置聚散始不失度。楷书宜当行书写，其点划顾盼始不呆板。

人以佳纸嘱余书，无一惬意者。有所珍惜，且有心求好耳。拙笔如斯，想高手或不例外。眼前无精粗纸，手下无乖合字，胸中无得失念，难矣哉。

我们看了，都会感到这是金针度人，可是参，何时能参透呢？启